



〔美〕赫尔曼·沃克著

战争风云

1



[美] 赫尔曼·沃克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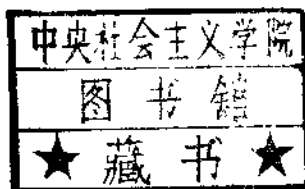
战争风云 2



〔美〕赫尔曼·沃克著

战争风云 3

71619



战争风云 1

〔美〕赫尔曼·沃克著

施咸荣 著 乾 任吉生 译
王乐央 苏 玲 姚念贻

第 一 章至 四 章	施咸荣译
第 五 章至 七 章	苏 玲译
第 八 章至 十二 章	任吉生译
第 十三 章	王乐央译
第 十四 章至 二十 章	苏 玲译
第 二十一 章至 二十六 章	姚念贻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八 年 · 北 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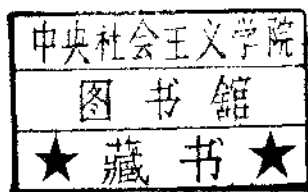
71620

战争风云 2

〔美〕赫尔曼·沃克著

姚念贻 茅于美 译
赵 澧 萧 乾

第二十七章至二十九章 姚念贻译
第三十章至三十三章 茅于美译
第三十四章至三十六章 赵 澧译
第三十七章至四十三章 萧 乾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北京

71621

战争风云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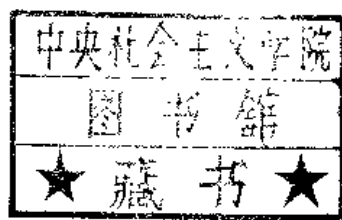
〔美〕赫尔曼·沃克著

王央乐 颜泽龙 海观 译

第四十四章至四十八章 王央乐译

第四十九章至五十六章 颜泽龙译

第五十七章至六十四章 海观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北京

Herman Wouk
THE WINDS OF WAR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1

根据利特尔-布朗出版公司 1971 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施咸荣

战争风云 (共三册)
Zhan Zheng Feng Yun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832,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39 $\frac{5}{8}$ 插页 6

1975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88 年 5 月湖北第 4 次印刷
印数 580,001--592,000

ISBN 7-02-000393-1/I·394 定价 8.00 元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赫尔曼·沃克在1915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城，祖父是沙皇俄国犹太教区的拉比^①，父母是俄裔犹太移民。沃克小时候受过犹太教的正统教育，长大后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文学和哲学，1934年毕业后，一度替著名的广播喜剧演员写稿。珍珠港事件后，他参加海军，作为驱逐舰军官在南太平洋服役四年。1946年退伍，成为专业作家。

沃克是小说家和戏剧家，共写了九部长篇小说、四个剧本、一个电影剧本和一部论述犹太人生活方式的著作。

美国杂志《出版者周刊》介绍本书的创作过程时说，作者为了写这部小说，曾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系统地阅读了大量有关著作和历史资料。作者在《前言》中还说，“他是在尽很大的努力给一次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描绘一幅真实的、宏伟的图景。”作者在小说中描写家庭、婚姻和恋爱时，都是从美国中产阶级正统的道德观念出发，认为旧的、传统的生活方式是最好的生活方式。在涉及政治、战争、外交、历史等问题时，作者基本上也反映美国中产阶级的观点。作者的艺术手法主要继承优秀的现实主义传统，故事的叙述生动，

① 拉比为希伯来文译音，意思是“吾主”，是对犹太教法学博士和教士的尊称，通常是一个犹太教区的首脑，主管教区里的宗教和世俗事务。

人物性格鲜明。书中对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历史和社会生活有比较认真的描绘和概括。

编 者

1979年1月20日

2015.12

作者前言

《战争风云》是小说，书中关于亨利一家的人物和事迹纯属虚构。但小说中有关战争的史实是确凿的；统计数字是可靠的；那些大人物的言行要不是根据史实，便是根据可靠的记载。象这样范围的工作不可能没有错误，但作者希望读者们能看出，他是在尽很大的努力给一次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描绘一幅真实的、宏伟的图景。

阿尔明·冯·隆的军事著作《失去了的世界帝国》，当然从头到尾都属虚构。但是，冯·隆将军的书提供了作为对立面的德国人的内行看法，它作为一种自身言之成理的军事文学，在它特殊范围内有其可靠性。

机械化的武装力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象是一朵盛开的花朵，今天已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诅咒。我们要摆脱这个诅咒，就先要懂得它怎样开始落到我们头上，以及善良的人们怎样为它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且目前还正在付出这个代价。《战争风云》的主题和宗旨，可以在法国犹太作家朱里安·班达^①的几句话里找到：如果世上确有和平存在，那么这种和平并不是基于害怕战争，而是基于热爱和平。它不是行动上的限

^① 朱里安·班达(1867—1956)，犹太裔法国作家，主要写哲学著作。

制，而是思想上的成熟，在这个意义上说，最渺小的作家可以为和平作出贡献，而最有力量的法庭却无能为力。

第 一 部

娜 塔 丽

第一章

维克多·亨利中校乘出租汽车从宪法路海军大楼回家，三月里阴暗的暴风雨天气，和他当时的心境十分相象。今天下午在作战计划处的斗室里，他从上级嘴里听到一个很意外的消息，据他这个老于世故的人估计，这样一来他的锦绣前程可能就此葬送。现在他不得不跟他妻子商量，马上作出决定；然而，他对她的见解又毫无信心。

罗达·亨利虽已四十五岁，却依旧是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只是她太会唠叨，达给她的判断力罩上一层阴影。在她丈夫看来，她的这个缺点很难原谅。她并不是糊里糊涂嫁给他的。在求婚进行得白热化的当儿，他们俩曾开诚布公地讨论过军人生活。罗达·格罗佛当时声称，所有的缺点——长时间的别离，缺乏好的住所和正常的家庭生活，根据制度一点一点慢慢地往上爬，见了地位略高的人的妻子必须卑躬屈节——所有这些不利条件，都不会使她不安，因为她爱他，因为海军是一种光荣职业。她这些话都是在一九一五年说的，那时世界大战正在进行，军装在闪闪发光。现在是一九三九年，她早已把那些话忘得一干二净了。

他曾经警告过她，往上爬是困难的。维克多·亨利不是海

军家庭出身。顺着滑溜的前程之梯往上爬的时候，在每一个梯级上都有海军上将的儿子和孙子挤他。然而在海军中每一个熟悉帕格·亨利的人，都说他有前途。直到目前为止，他一直在稳步上升。

他读高中的时候，曾写给众议员一封信，使他得以进海军学院，这封信很能说明他的性格，所以引证如下。他很早就显示出他的品格。

亲爱的先生：

我从高中一年级开始，曾先后写给您三封信，向您报告我在索诺马郡中学的学业成绩，您也很客气地写给我三封回信，所以我希望您还记得我的名字，也还记得我想进海军学院的雄心壮志。

现在我高中快毕业了。写出自己的全部优良成绩，看起来仿佛有点不够虚心，不过我明白您一定能体谅我这样做的苦心。今年我是橄榄球校队队长，打后卫，同时我也参加了拳击队。

我已被选入亚里斯塔学会。数学、历史和几门自然科学，我都是奖金候选人。我的英语和外国语(德语)分数没有这么高。可是我是校里小小的俄语俱乐部干事。俱乐部里的九个会员虽然是本地居民，但他们的祖先都是很久以前俄国沙皇让他们定居在罗斯要塞的。我最好的朋友在俱乐部里，因此我也参加了，学习一点俄语。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想说明我的语言能力并不是低下的。

我的终生目标是做一个美国海军军官为国效劳。我不能清楚说明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的家庭背景中并没有人干航海这一行。我父亲是伐水杉木的工程师。我一向不喜欢伐木，却始终对轮船和大炮感兴趣。我往往特地到旧金山和圣地亚哥去观看停泊在那里的军舰。我用自己的私蓄买了二十几本关于海上工程学和海战的书，进行研究。

我知道您这里只有一个名额，而在我们这个区里，申请的人一定很多。要是您发现有人比我更够条件，那么我就去报名参加海军，让自己从行伍出身。然而，为了让您考虑我的要求，我曾作了

认真的努力，我深信我是问心无愧的。

非常尊敬您的学生

维克多·亨利

一九一〇年五月五日

五年以后，亨利用同样直截了当的方式赢得了他的妻子，虽然她身材比他高出两吋，虽然她有钱的父母认为亨利配不上她：他只是个从加利福尼亚州来的矮胖的海军士官生，橄榄球队后卫，没有家产，没有门第。他追求罗达的时候，倒是曾经把那浸透灵魂的个人野心撇在一边，显示出无比的柔情、幽默、体贴和潇洒的风度。一、两个月以后，罗达简直无法从嘴里吐出“不”字。世俗的细节如身材的高矮等，早已不放在她眼里了。

然而，从长远看，一个美丽的女子老得低头看自己的丈夫，那总不是什么好事。一些高个儿男人觉得这样的一对儿未免有点滑稽，会想方设法勾引她。罗达虽说是个非常规矩的女人，在这一点上禁不住要心旌飘摇——只是不到发生麻烦的程度——有时甚至还腼腆地有意挑逗人。亨利是个出名冷酷无情的铁汉子，使那些看上他妻子的男人见了寒心，不敢贸然下手。他也真有驾驭罗达的本领。尽管如此，这个身材上的缺陷却使他们夫妻经常发生齟齬。

笼罩在这对夫妻上的真正阴影是亨利中校怪罗达言而无信，把他们婚前的谅解一古脑儿丢在脑后。她倒是尽了一个海军妻子的本份，可是她抱怨得太多、太响、太没有道理。每到一处她不喜欢的地方，譬如说马尼拉，她就会一连几个月唠叨个没完没了。她不管到哪里，总要埋怨一通，不是天气太热，就是天气太冷，或是天气下雨，或是天气太干燥，或是讨厌用

人、出租汽车司机、商店售货员、女裁缝、理发师，等等。听罗达·亨利每天那么喋喋不休，就仿佛她的生活是一场搏斗，天天得跟办事效率太低的世界和恶劣的天气拚个你死我活。这只是女人们的老生常谈，一点也不足为奇。但夫妻间的交往主要是谈话而不是性。亨利最讨厌无病呻吟。他越来越多地用沉默作答。它可以盖住声音。

另一方面，罗达有两方面使他满意，他认为一个做妻子的就应该这样：既是妖艳的女人，又是能干的主妇。他们结婚这么多年，她很少有使他不动心的时候。面这些年来，他们也搬过不知多少次家，每到一个地方，罗达总能把住室或公寓布置得舒舒服服的，有滚烫的咖啡和可口的食物，房间总是打扫得很干净，床铺总是叠得很整齐，花瓶里总是插着鲜花。她也有一些迷人的小手段，在她兴致好的时候能变得非常可爱，非常讨人喜欢。维克多·亨利接触的妇女虽然不多，但他知道她们大多数是爱好虚荣、一天到晚叽叽呱呱的邋遢货，不象罗达那样也有好的一面来补偿缺点。他坚定不移的看法是：罗达尽管有缺点，但如果拿她跟一般妻子相比，他真可以说娶了个好妻子。这是毫无问题的。

可是在忙碌了一天以后回家的路上，他总是无法预料他会遇到什么样的罗达，是可爱的罗达呢，还是唠叨的罗达。今天事关紧要，她兴致的好坏将起很重要的作用。遇到她兴致不好，她的判断是粗暴的，往往也是愚蠢的。

他一踏进家门，就听见她在装有暖气的玻璃廊子上唱歌，这廊子通向客室，晚饭前，他们通常先在这里喝一杯。他看见她正在插花，拿了一束水仙往那只在马尼拉买的深红色花瓶里放。她身上穿着一件淡褐色绸衣，腰上束着一条大银扣的黑